

感觉城市

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 第三辑

——中国都市小说选——

霓虹的迷宫

何锐◎主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 第三卷

感觉城市

中国都市小说选

霓虹的迷宫

何锐◎主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霓虹的迷宫：中国都市小说选 / 何锐主编.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399-5508-7

I. ①霓… II. ①何…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0356号

书 名	霓虹的迷宫：中国都市小说选
主 编	何 锐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文字编辑	段晓珍
特约编辑	宋 慧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508-7
定 价	2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高度、罅隙、迷宫与风景

《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第三辑》沿袭第二辑的编辑体例,入选作品均源自二〇〇〇年以来,发表在国内主要文学期刊上的中短篇小说,时间跨度为十二年。在编选过程中,编者所关注的,仍然是经典、先锋、城市和七〇后,这四个核心词汇,并以此为出发点,去探究作家写作的动因,文学选择的姿态和立场,以及他们同现实联系的方式和内在精神走向。不难看出,对经典、先锋的回应和守望,对现代城市的感觉和想象,以及对七〇后书写的见证和把脉,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突围的重要向度和信号。

《回应经典:大地的高度》共选了二十一位实力派作家的二十二篇短篇小说。在编选过程中,力求兼顾作品质量和作家阵容,仍以五六十年代作家为主,但也有四十年代作家加入。按照惯例,在每个短篇后面附上一篇经典话题的随笔,让文本与理念达成互文效应,以探寻作家创作与经典书写之间的隐秘关联。对其中一些作家而言,他们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触及经典话题,但却并非老生常谈,而是每每谈及都会有新的感悟,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面对经典,无论是体认或质疑,谦卑或自信,在他们心中总会有敬畏在。重要的是,对重构当代小说经典,他们是充满期待和信心的。事实上,当代优秀作家不仅无一例外地都得益于经典的滋养,而且还通过自己的创作,力求对经典作出应有的回应。作家以怎样的方式回应经典,经典以何种面目呈现自身,是由作家的禀赋、能力和价值观念等综合因素所决定的。经典是文学殿堂的瑰宝。人们仰仗经典,洞悉文学的无穷奥秘,一如凭借大地的高度,尽览险峰的无限风

光。经典是文学存在的标识。只要文学不消亡，总会有经典伴随。有经典，就必然有对经典的回应。回应是一种积极的介入，是与经典保持联系的重要渠道和方式，有助于唤起并强化作家的经典意识。这是克服经典焦虑，重构当代经典小说的必要环节。

经典的形成，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它首先取决于文本自身的魅力和所释放的精神能量，也离不开特定的机缘。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它更需要读者的认同和时间的检验，而时间的检验也无非是借助后人的眼光。我似乎更看重精英层面的读者认同。当代经典的确立，不仅需要文学史家的青睐，也需要批评家的鉴赏和文选编辑者的筛选。有必要从多渠道入手，打破对经典建构话语权的垄断，以重新唤起经典的活力，并为呼之欲出的当代小说经典提供必要的参照文本或预选篇目。

新世纪以来，先锋小说创作延续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精神，并呈现出将前卫精神和艺术经验重新整合的趋势。在特定的语境中，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杂糅，现实性与现代性多种因素的交织，特别是后现代文化元素的融入，使小说创作更加繁复多变，从而给先锋写作断裂之后的弥合提供了契机。本卷《守望先锋：世界的罅隙》共选了十五位作家的十五篇的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家中，既有一直坚执先锋书写的文坛宿将，也有对先锋小说写作情有独钟的文学新人。他们都具有较强烈的先锋意识和文体意识，或在既定的创作道路上，不倦地进行实验性写作，或不断自我调适，做出一些新的尝试。但又不止于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和叙述实验，更惹人注目的是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灵魂的强调，对当下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的关注，以及对人所承受的异己力量和孤独感的真切体验。入选作品往往各有侧重，或专注现代性表达的多重维度，或致力文体拓展创新，或执著于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或潜心于个人经验向人类共同经验的还原和提升。先锋书写拒斥天衣无缝的完美的平庸，却乐于在世界的罅隙呈现神奇和诡异之美。新世纪以来，当代先锋小说在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上，对当代精神困境的表达上，以及对小说叙事和结构的掌控上，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随着文学生态环境的改善，先锋书写日趋活跃，并成为一种常态写作，先锋作家的创造力和自信力也在不断提升，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先锋小说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与前两卷《守望先锋》不同的是,这次我们特意在大多小说后面,附上了作家自己关于小说先锋观的文字。这些文字多缘于切身的体验和感悟,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文本的理解,而且对读者把握先锋小说的特质不无裨益。他们的有益见解,连同其先锋书写本身,无疑都为我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演进积累了有价值的经验。

《感觉城市:霓虹的迷宫》共选了十六位作家的十七篇中短篇小说。不妨认为,作家是从感觉切入城市书写的,而感觉是与心灵结合的,对城市的感觉受制于他们的文化心理,并带有个人经验色彩。正是对城市的不同认知和感觉方式,激活了作家的记忆和想象,从而使对城市的想象性叙述成为可能,并由此带来城市书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作家不仅重视感觉、想象、叙述和话语方式在城市书写中的呈现和意义,而且也注重城市文化记忆的唤起、历史奥秘的揭示和城市精神的内在变化及未来走向。由于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对人们的生活、心灵和观念的改变,城市书写的空间和主题有了新的拓展。这些入选作品中既有对现代都市的后现代主义体验,也有对城市生活的怀旧书写;既有对城市病象和社会弊端的揭露,也有对市民和底层生存的关注,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呈现和价值观的表达。城市是一个霓虹的迷宫,充满着巨大的诱惑、悬念和变数,既幻象丛生,又风险密布;既召唤人们心中潜藏的梦想,又喻示并构成了现代的困境,使置身其中的人们雄心勃勃,而又进退失据,充满期待却又焦虑不安,难以找到精神的栖居地和归宿。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才能安顿好属于自己的城市生活。而今,城市化进程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城市生活已成为社会生活的重心所在。在一个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必然对城市生活的表现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在文学书写中,如何发现并激活新的城市精神,重建城市伦理,唤起城市的内在活力,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一个崭新的命题。也许,新世纪的城市文学不过才刚刚起步。

七〇后作家群体也是这套丛书所重点关注的。前两卷《把脉七〇后》收入的全是批评家的理论批评文字,意在对七〇后的小说创作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梳理。编者的这一意图基本实现之后,本卷《把脉七〇后:走失的风景》则以作品为主,选了二十位活跃在文坛上的七〇后的二

十篇短篇小说,这些新世纪以来先后发表在国内文学期刊上的作品,或为作家的代表作,或为他们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始终保持了和作者的沟通与交流,并充分尊重作者自己的选择,但在篇目最后敲定时,因为要凸显不同作家间创作个性的差异,我们不得不作出一些调整。在每篇入选短篇的后面,均附上批评家简明扼要的评论文字。我们特意约请了三位不同代际的批评家,对每个短篇逐一加以点评,从微观层面进行现场把脉,意在发现其潜质,凸显创作潜在优势,并找出存在问题的症结。这几位经验丰富的批评家,对七〇后的小说创作一直比较关注。这次他们欣然应约,对所有短篇进行了仔细的研读和认真的把脉。在点评中,或褒或贬,见仁见智,但都不偏执一端,且能自圆其说,这就不违编者的初衷。至于批评家的眼光是否犀利,点评是否切中肯綮,我相信读者自会做出评判。事实上,读者才是真正的上帝,是最有资格发言的鉴赏者和批评者。

七〇后作家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突围的一支劲旅,在中国文学版图中占有重要位置。尽管他们的创作曾被市场和媒体忽略和低估,批评界也时而对他们作居高临下的审视,但面对“似曾走失的风景”,他们却始终保持了从容和淡定。当前,他们正处于创作的旺盛期,由倚重中短篇小说,逐渐转向长、中、短篇并重的格局,并在努力进行创作上的调适,酝酿新的转折和突破。这批晚熟的作家创作上似乎还未定型,颇有后劲和可塑性,并且不乏耐心、韧性和雄心壮志。他们在今后的创作中,会把对时代生活和内心生活的探索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时也不放弃对小说形式的探索和对文学性的执著追求。他们正在走出思想的低谷,向文学的精神高地奋力攀爬。七〇后是值得期待的。

关于这套丛书的缘起、命名及其意义,我在早先那篇“努力探寻新世纪文学突围的路径”序言中,已专门作过说明,这里就不再赘述。为让读者了解编者的意图,特意保留原序,置于卷末,以为本书的跋。

目 录

前言 高度、罅隙、迷宫与风景	何 锐 / 1
起舞	迟子建 / 1
秋光之都	周丹颖 / 60
网上的食人鱼和吐火女怪(外一篇)	邱华栋 / 88
真品	贾平凹 / 103
一一之吻	万 方 / 119
一张桌子的社会几何原理	晓 航 / 131
林妹妹	李 洱 / 177
永远的谢秋娘	潘向黎 / 196
伊莎多拉的精彩周末	南 妮 / 208
秋雨	阿 成 / 234
厚墙	于晓威 / 254
温暖的南极	蒋一谈 / 265
骤风	甫跃辉 / 272
小颜的婚事	阿 袁 / 280
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	徐 坤 / 296
白草地	盛可以 / 312
跋:努力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	何 锐 / 332

起 舞

迟子建

第一章：老八杂

丢丢的水果铺，是老八杂的一叶肺。而老八杂，却是哈尔滨的一截糜烂的盲肠，不切不行了。

上世纪初，中东铁路就像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彩虹，把那个“松花江畔三五渔人，舟子萃居一处”的萧瑟寒村照亮了。俄侨大批涌入，商铺一家家地耸起肩膀，哈尔滨开埠了，街市繁荣起来。俄国人不仅带来了西餐和“短袖旗袍、筒式毡帽、平底断腰鞋”的服饰风尚，还将街名赋予了鲜明的俄国色彩，譬如“地包头道街”“霍尔瓦特大街”“哥萨克街”等等。其中，“八杂市”和“新八杂市”就是其中的街名。“八杂市”，是俄语“集市”的音译，与它沾了边的街，莫不是市井中最喧闹、杂乱之处。解放后，这些老街名就像黑夜尽头的星星一样一颤一颤地消失了，但它们的影响还在，“老八杂”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

老八杂不是街名，而是一处棚户区的名字。这是一带狭长的房屋，有三十多座，住着百余户人家。房子是青砖的平房和二层的木屋，大约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它们倚着南岗的马家沟河，错落着排布开来，远远一望，像是一缕飘拂在暮色中的炊烟。这儿原来叫四辅里，只因它芜杂而喧闹，住的又多是引车卖浆之流，有阅历的人说它像“八杂市”。因有过“八杂市”和“新八杂市”，人们就叫它“老八杂市”。不过缀在后面的“市”字有些拗口，时间久了，它就像蝉身上的壳一样无声无息地蜕去了，演变成为“老八杂”。别看老八杂是暗淡的，破败的，它的背后，却是近二

十年城市建设中新起的幢幢高楼。楼体外墙有粉有黄，有红有蓝，好像老八杂背后插着的五彩的翎毛。

老八杂的清晨比别处的来得要早。无论冬夏，凌晨四五点钟，那些卖早点的、扫大街的、开公交车的、卖报的、拾废品的、开烟铺的、修鞋的、打零工的，纷纷从家里出来了。他们穿着粗布衣服，打着呵欠，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到了夜晚，他们会带着一身的汗味，步态疲惫地回家。别看他们辛劳，他们却是快乐的，这从入夜飘荡在老八杂的歌声中可以深切地感悟得到。

做体力活儿的男人，大都喜欢在晚上喝上几口酒。若是住在别处的男人，喝了酒也就闷着头回家了，但住在老八杂的男人却不一样，他们一旦从霓虹闪烁的主街走到这片灯火阑珊处，脚一落到“雨天一街泥，晴天满街土”的老八杂的土地，那份温暖感立刻使他们变得放纵起来，他们会放开歌喉，无所顾忌地唱起来。老八杂的女人，往往从那儿高一阵低一阵的歌声中就能分辨出那是谁家的男人回来了，而提前把门打开。男人酒后的歌，由于脾性的不同，其风貌也是不一样的。修鞋的老李，喜欢底气十足地拖长腔，好像在跟人炫耀他健旺的肺；卖煎饼的吴怀张，爱哼短调。做瓦工的尚活泉，唱上一句就要打上一声口哨，就好像他砌上一块砖必得蘸上一抹水泥一样；开报刊亭的王来贵，对歌词的记忆比旋律要精准，他唱的歌听来就像说快板书了。

老八杂的人清贫而知足地活着，它背后那些高档住宅小区却把它当成了眼皮底下的一个乞丐，怎么看都不顺眼。春天的哈尔滨风沙较大，大风往往把老八杂屋顶老化了的油毛毡和院落中的一些废品刮起，空中飞舞着白色的塑料袋、黑色的油毛毡和土黄色的纸盒，它们就像一条条多嘴的舌头，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树静风止时，它们鼓噪够了，闭了嘴巴，纷纷落入马家沟河中。于是，那些沿河而行的人，就会看见哈尔滨这条几近干涸的内河上，一带垃圾缓缓地穿城而过，确实大煞风景。

老八杂除了在风天会向城市飘散垃圾，它还会增加空气的污染度。由于这里没有采暖设施，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要烧煤取暖，烟囱里喷出一团团的煤烟，逢了气压低的日子，这些铅色的烟尘聚集在一起，呛得人直咳嗽，好像盘旋在空中的一群黑压压的乌鸦。还有，由于电线的老化，

这里火灾频仍,而老八杂的街巷大都逼仄,消防车出入困难,一旦大火连成一片,后果不堪设想。

改造老八杂,势在必行了。

政府经过多次论证,下决心要治理这处城市的病灶了。工程立项后,实力雄厚的龙飘集团取得了对老八杂的开发权。丁香花开的时节,他们就派人来对现有住户的住房面积进行实地测量,并将动迁补贴的标准公示出来。如果不回迁,按照每平方米两千五百元的标准进行补偿;如果回迁,每平方米要交纳四百元的小区“增容费”。这“增容费”包括小区会所、花园、游泳馆及车库等设施所投入的费用。也就是说,将来你若想在老八杂生活,即便是住原有的房屋面积,每户至少也要交纳两到三万元,人们对此牢骚满腹。

卖烧饼的张老汉说:“我住旧房子住服帖了,不想挪窝!啊,我进了鸟笼子,被他们给吊在半空了,还得倒贴钱给他们,我疯了?”

开发商设计的住房是沿马家沟河的四幢高楼,波浪形散开,两座三十层高,另两座二十八层高。在高层住宅的下面,有三层的会所和两层的游泳馆。其余的地方种花种草,设置健身器材。

尚活泉说:“我天天在外出苦力,晚上回家时腿都软了,连爬到老婆身上取乐儿都费劲,那些健身器材,谁他妈用啊!”

王来贵说:“这地段的房价如今涨到四千块一个平方了,他们才给我们两千五,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四栋高楼,我们老户回迁时住的又都是小间,一百多户连一栋楼都使不了,他们能卖三栋大楼,得赚多少钱啊!名义上是给我们改善条件,其实他们是靠我们的地皮发横财,咱们可不能上当啊。”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大都是不想动迁。不想动迁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人嫌住在高楼里不接地气,人会生病;有人嫌自家赖以生存的架子车没处搁,耽误生计;有人嫌晚上归来时不能随心所欲地唱歌了,生活没了滋味;还有人嫌坐电梯头晕,等于天天踩在云彩上,不会再有好胃口了。

动迁通知在六月份就张贴出来了,限老八杂的人在七月底以前,必须迁出。但大家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过着日子。掌鞋的,依然安然坐

在街角埋头做着修修补补的活计；做鱼肠粥的，依然用三轮车蹬着满桶香喷喷的粥，正午时到闹市区的写字楼前招揽生意；摊煎饼的，也依然在院子里支着黑铁鏊子，就着微红的碳火，摊起一摞煎饼，拿到夜市去卖。

老八杂的人，但凡遇见难事，都爱凑到丢丢那儿请她拿个主意，虽说她是个女人，但却是老八杂人的主心骨。

丢丢四十出头，长脖子，瓜子脸，细眯的小眼睛，喜欢戴耳环和梳发髻。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女孩，大都有着高挑的身材，丢丢便是。她有一米七，双腿修长。有的人腿长，但不匀称，可丢丢不是。她的小腿圆润，大腿结实却不乏柔美，似乎你摆到她面前一双舞鞋，她就能踮起脚尖，轻盈地起舞。丢丢有着男人一样的剑眉，可以看出她性格的凌厉和豪爽；她又有着敦厚的嘴唇，让人能感觉到她为人的厚道。

老八杂那些暗淡破旧的房子，据说是旧哈尔滨的“马市”。那时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夏天是四轮马车，冬季是马拉雪橇，所以经营马匹的人很多，“马市”也就兴起了。那时的“马市”，相当于现在的“车行”吧。“马市”在，就有养马人。有了养马人，就要有娱乐。老八杂现存的半座米黄色的小楼，过去就是舞场，是一个俄国商人开的。它位于老八杂的腹地，主人就是丢丢。

这楼是砖木结构的，二层，解放前的一场火，将房子烧掉一半，所以它是幢残楼。活下来的房屋共有四间，楼下一大一小，大间是当年的舞场，小间是门房。楼上的两间一般大，是卧室。房屋举架高，圆券高窗，对开的包皮门，螺旋式木楼梯。屋檐下有云纹和花纹的浅浮雕，门楣处是锯齿形的木装饰，外墙凹凸有致，有强烈的光影效果。

楼的设计不仅美观，而且实用。楼上有拱形晒台，楼下有壁炉和通向二楼的火墙，上下均有一个小卫生间。最抢眼的，是楼下的三根雕花廊柱，呈品字形。老辈人说，有些舞女跳晕了，喜欢环抱着廊柱，歇上一刻。所以廊柱散发出的那股淡淡的木香气，被人说成是舞女身上遗留下的脂粉气。此外，底层还有一个阴凉的地窖，成了丢丢家天然的大冰箱。

老八杂的人，都叫它“半月楼”。说是这幢米黄色的小楼原本是老八杂的一轮明月，它失了半面身子，只能是月色微明的半月了。

半月楼前有一片高大的丁香树，春季，暖风裹挟着花香，给老八杂的

人带来蜜月般的气息。被大火缭绕过的那面黑黢黢的山墙下种了藤萝，褐色的茎儿背负着纷披的绿叶，爬了满墙，生机遮掩了伤痕。

半月楼的老主人，是齐如云。五十年代，她是哈尔滨一家劳保用品厂的工人，专事缝纫，做工作服、套袖、护膝、手套、鞋垫等。齐如云不漂亮，但她肤色白皙，身材俊美。好的肤色和身材，天生就是女人的一双“招风耳”，她也因此比那些面容姣好的女人要引人注目和耐人寻味。

五十年代中期，苏联专家陆续来到哈尔滨，进行十三个重点工程的援建。譬如哈尔滨汽轮机厂、东北轻合金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等。那时候的报纸和电台，常有关于苏联专家的介绍和报道。齐如云在工歇时，喜欢到单位的阅览室看报。每每看到苏联专家的照片，她会慨叹着对同事说：“他们长得可真英俊啊。”所以当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单位通知她去参加一个与苏联专家联欢的舞会，齐如云激动极了。齐如云是厂里的文艺骨干，她的舞跳得特别好。那天她穿着一条蛋清色的连衣裙，梳着两条油光光的大辫子，是舞池中最美的一只蝴蝶。

那次舞会归来，单位的女工都很羡慕地围在齐如云身边，问她舞会去了多少人，舞池多大，灯是什么颜色的，哪个苏联专家最好看？齐如云似乎有些失落，她淡淡地说一共有二十几个苏联专家，个个都是大个子，高鼻梁，分不清张三李四。舞池有篮球场那么大。最讨厌的是灯，中央的水晶吊灯没有开，只亮着几盏壁灯，比蜡烛的光还微弱，没魂儿似的。而且，跳到最后，停了二十分钟电，舞场黑漆漆的，可她们这些舞伴，还得被人牵着手跳舞。

那年夏末，齐如云突然结婚了，嫁给了肉联厂的灌肠工李文江。不过他们的婚姻只维系了两年，齐如云在五七年丁香花开的时节，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虽然是黑眼珠，但眼凹着，而且黄头发，白皮肤，高鼻梁，把李文江气疯了。他受不了这侮辱，揪着齐如云的辫子，审她这小妖怪是谁的？他发誓要用菜刀剁碎那匹撒种的“大洋马”，把他灌进香肠，熏好了下酒，然后再休了齐如云，用水盆浸死那个小东西！可齐如云对孩子的来历守口如瓶。李文江便告到齐如云的厂子里，说是八国联军都滚蛋了，自己生活在新社会，却做了洋人的王八，咽不下这口气，请组织帮助他找到元凶！

齐如云坐满月子，刚一上班，等待她的是领导的谈话和女工们不屑的目光。对组织的谈话，她提交了一份书面材料，说是有一天下夜班回家，路灯熄灭了，她走到一处僻静的街角，突然闪出一个黑影，把她给强奸了。由于天黑，她根本没有看清那个男人的脸。李文江得到这个答复后，更加变本加厉地折磨齐如云，让她站着吃饭，坐着睡觉，不能喝开水，不能用温水洗脚。他一天到晚地吼：“我就不相信，谁搞了你，你会不知道！撒谎，撒谎啊。洋人身上有膻味，这样的公羊爬到你身上，你他妈的还闻不出来？”

在厂里，齐如云依然气定神凝地坐在缝纫机前，不惧女工们投向她的冰冷的目光，安心做着活计。怕李文江真的会对孩子下手，她把他送到了双城的亲戚家。刚开始的时候，她给孩子报户口时填的名字是“李宽”，被李文江知道了，他拎着户口簿，冲到派出所，骂户籍警：“一个小洋鬼子，他凭什么随我的姓啊！你们这帮卖国奴！”没办法，齐如云只得让孩子随自己姓，给他起名“齐耶夫”。李文江依据“耶夫”二字，判定孩子的生身之父是苏联人。他说：“原来是个老毛子搞了你，养活了个二毛子！”

李文江磨刀霍霍，费尽心机地在哈尔滨寻找名字中有“耶夫”字样的苏联人。就在此时，他听说了齐如云与援建的苏联专家跳舞的事情，便缩小了包围圈，泡了两天图书馆，在旧报纸中搜寻专家的名字，结果令他大失所望。就他所查到的，名字中带“夫”字的倒不少，但不是“诺夫”“托夫”，就是“佐夫”“可夫”，没有一个“耶夫”。这就好像是撒了一片大网，打上来的鱼没一条是自己想要的，让他懊恼。他再次去找齐如云单位的领导，说是他知道内情了，齐如云是在舞场被人糟蹋的，既然是组织上派她去跳舞的，他们就应该对她的安全负责。如果他们不揪出那个混在中国良家妇女中的色狼，他将采取报复行动，自制炸药，炸毁苏联专家楼，让那些高鼻子的老毛子统统见鬼去。

劳保用品厂的领导，并不相信齐如云提供的材料，他们也猜测齐耶夫来自那场舞会。可是这事情是在什么情境发生的，却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原本心虚，李文江又步步紧逼，这让他们很头痛，怕鲁莽的李文江把事情闹大，影响了中苏友好关系，那他们就是历史的罪人了。正

一筹莫展时，李文江的老母亲被儿媳妇的事气得生病住院，这等于是救了他们的驾。李文江是个孝子，他开始天天跑医院，报仇的欲望随之冲淡。之后，齐如云适时提出离婚，他也就答应了。离婚之后，李文江很快又找了一个在皮革厂工作的姑娘，她虽然麻脸，但转年为李文江生下了一个男孩，那孩子谁见谁都说是跟李文江一个模子扒出来的，一样的团脸、浅眉、蒜头鼻子、鼓额头、厚眼皮、翘唇，李文江觉得自己先前是一个半残的铜镜，如今另一半失而复得，完美无缺了，如得宝物，喜不自禁，早把齐如云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了。

齐耶夫上小学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将专家撤回，那些重点工程的建设陷入危机。齐如云那时住在工厂家属楼里，有一天，领导找她谈话，说是要给她调换一套住房，让她搬到四辅里的一座俄式小楼。原来住在里面的是厂子的工会主席一家，中苏关系破裂后，他说身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不能住在敌人的堡垒中，一定要举家搬出。领导便想到了齐如云，觉得她和齐耶夫住在里面恰如其分。但她级别低，不能只住她一家，厂子便把新婚女工汪小美也派了进去。汪小美选择住楼上，这样，齐如云带着齐耶夫住楼下。

工会主席住在小楼时，把一楼的壁炉堵死，改造了烟道，另盘了火炉，这样既可烧煤取暖，又可以借着炉火烧水做饭。可齐如云入住后，请了个泥瓦工，将火炉撤掉，恢复了壁炉。壁炉不宜烧煤，齐如云就得自备柴草。那个壁炉说也奇怪，哪怕是寒风肆虐的三九天，只点上一把火，玻璃窗上的霜花就融化了，再烧一把火，屋子里就热气撩人了。齐如云储备的柴草，除了少许的木片子，就是秋天时她从郊区农民那里买来的几马车玉米秸秆，大垛大垛地堆在门外。玉米秸秆燃烧得快，散热也快，齐如云会握着一杯茶，坐在壁炉前，一边续火，一边喝茶。屋子里洋溢着秸秆燃烧时散发的甜香气，齐耶夫在一旁快乐地玩耍。汪小美的丈夫每每看到这样的情景，都要跟妻子慨叹：“这女人也真不是一般人，领着个二毛子，过得还那么快乐！”汪小美说：“坏女人哪有不快乐的！”齐如云在地窖里储藏了土豆和大白菜，那个地窖真是神奇，冬天时菜不会冻，开春时，土豆不会生芽，白菜也不会烂帮，跟放进去时一样新鲜。齐如云让汪小美把越冬蔬菜也放进地窖，但汪小美拒绝了。她想，地窖在你的居室，

万一我男人下窖取菜，不是正中你下怀吗？所以，汪小美在这里只住了三年，当她生了孩子后，就跟单位提出申请，另分了一套房子，如愿地搬出去。以后也有人被安排进来，但与齐如云合住的人总觉得是与敌为邻，怏怏不快，所以没有住长的。时间久了，这房子就剩下齐如云母子了。

“文革”开始了，齐如云因为齐耶夫来历不明的身世，被区革委会的人给揪斗出来，说她是苏修特务。齐耶夫在学校也受到歧视，同学们用石子砸他，撕烂他的裤裆，让他露羞，还用火柴去燎他的头发，说是要烧掉修正主义的黄毛，齐耶夫吓得不敢上学了。到了此时，齐如云不得不公开了齐耶夫的身世，说这孩子确实来自那场舞会，当时停电了，可是乐队没有停止奏乐，大家仍旧跳着。在黑暗和热烈的乐曲声中，她的舞伴突然把她紧紧抱在怀中，吻她，接着，那件事情就发生了。革委会的人让她交代细节，说，那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是把你按倒在地，还是推到一个角落了？齐如云很轻巧地说，是跳舞时发生的。这让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说，跳舞时怎么能做那事？不要蒙骗群众，要老实交代！可齐如云回答的仍然是那句话：跳舞时发生的。革委会的人气得脸都青了，说，齐如云啊，你比旧社会的妓女还有手腕啊，跳舞时竟能干那事，真会卖俏啊！你说说，跳舞时怎么发生的？齐如云便不语了。又问，他对你是强奸，对吧？齐如云坦然地说，他吻我时，我也吻他了，不是强奸。革委会的人痛心疾首地说：齐如云，你丢尽了新中国妇女的脸啊。那个男人是谁，叫什么名字，长得什么样？齐如云说，跟我跳舞的人好几个，舞场里光线暗，我不记得谁是谁，他们长得都差不多。再说发生那事时停电了，我看不见他的脸，来电之前，那人撒开我的手走了。革委会的人说：野蜂采完蜜，有个不飞的吗？！

即便如此，齐如云还是没有被排除苏修特务的嫌疑。而且，她在起舞时怀孕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就连李文江都听说了。他给齐如云写了一封信，是一首打油诗：齐如云，大蠢猪，把美腿，填火坑！生个妖怪齐耶夫，没人爱来没人疼！嗨，没人疼！

齐如云看了那封信，觉得前夫还是可爱的，她笑了，将它珍藏起来。

齐耶夫辍学一年后又回学校了。公休的时候，齐如云喜欢带着儿子

逛街。那时圣·尼古拉大教堂,也就是哈尔滨人俗称的“喇嘛台”已经被毁,齐如云怀念这座带着清隽之气的木教堂,怀念那里的壁画。她担心其他教堂也会性命不保,所以常带儿子拜谒教堂,道里的圣·索菲亚教堂、圣母报喜教堂,南岗的圣母守护教堂、尼埃拉依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等,都留下了他们母子的身影。混血的齐耶夫越长越漂亮,他比同龄孩子长得要高,不过他很瘦,而且神色忧郁。高中毕业后,齐耶夫到郊外大集体性质的砖厂干活,每当他周末回家,齐如云见儿子不仅满手的老茧和血泡,而且常常鼻青脸肿的,就明白齐耶夫因为身世的缘故,在外面又挨了欺负了。齐如云不能化做齐耶夫身上的一双翅膀,每时每刻护着他,只能暗自垂泪。“文革”结束后,身体虚弱的齐如云病休回家。又过了两年,齐如云所在的厂子落实政策,分给她家一个就业指标,这样,齐耶夫离开砖厂,返城进啤酒厂当上了工人。不过,他每月只能拿回半个月的工资,他常偷啤酒喝,三番五次地挨罚,如果不是碍于他的血统,觉得一个不知身生之父是谁的人身世恹惶,早把他开除了。

齐耶夫到了结婚的年龄,可给他介绍十个对象,有九个总会因为他的血统而吓跑。另一个敢与他相处的,最终也会被他的酒味吓跑。这样,齐耶夫在醉生梦死中很快就成了大龄青年。如果不遇见丢丢,齐耶夫会沦落为一个未老先衰的酒鬼。

丢丢比齐耶夫小七岁,认识齐耶夫时,她对男人已经心灰意冷。有一天,她听说了齐如云的故事。这个能在起舞时受孕的女人,令她神往。她专程拜访了齐如云,与齐耶夫一见钟情。丢丢嫁过来时,这儿已经叫“老八杂”了。

第二章:水果铺

在丢丢眼里,烟铺、酒铺、调味铺、饭铺、粮油铺、熟食铺、电器修理铺、药铺、理发铺等,都不适宜女人开。这样的铺子气息浊,会把女人的脾性熏染坏了。相反,灯饰铺、裁缝铺、瓷器铺、蔬菜铺、鲜花铺、水果铺却是为女人而生的,能养女人的气。她到老八杂的第二年,刚生下齐小毛,齐如云就去世了。在皇山火葬场第二告别室,丢丢掀开白色的蒙尸